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纽约时报》称奥巴马严控新闻自由更甚小布什

据美国《纽约时报》执行主编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18日在参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访谈时称,在保护新闻自由方面,奥巴马政府比饱受非议的小布什政府“更糟糕”。今年5月,就在美国司法部被指秘密截获美联社记者和编辑的通话记录后不久,奥巴马就下令对涉及机密信息的报道进行刑事泄密调查,虽然奥巴马当时表示对此举可能给调查性新闻造成的困扰感到担忧。艾布拉姆森认为,这些调查给记者与其消息源之间的健康对话造成了损害,因为消息人士承担着进监狱的风险。奥巴马政府目前已经就泄密展开了7项刑事调查,数量达历届政府进行此类调查的两倍。而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10月10日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奥巴马总统对新闻自由的一些行为严重违背了其增加政府透明度和开放性的承诺,这份报告凸显了美国《反间谍法》在约束新闻自由上的作用。该委员会执行主任西蒙(Joel Simon)表示,之所以在美国进行调查,是“因为有记者告知媒体和政府的关系恶化,以至于记者很难进行自己的工作”。

美专家称中日应就在钓鱼岛部署无人机问题上加强沟通

综合国外媒体报道,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战略学教授詹姆斯·R·霍姆斯9月底在日本《外交杂志》上提到2013年9月初中国首次在钓鱼岛上方部署无人机。作者转述,正如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到的,竞争者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所定义的价值决定了它将为实现这些目标付出多少努力。这种努力取决于竞争者为实现目标所付出的资源与时间。把竞争者付出的总资源与总时间相乘,就是竞争者要为此付出的全部代价。无人机不需要飞行员,他们比有人驾驶的战斗机花费更少。对敌人而言,击落一架入侵的无人机的心理障碍也比击落常规飞机要小。所以这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工作。当双方军队同时派出具有作战能力的无人机,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他们会成为自动化的代理战争吗?主动驾驶无人机的一方可能认为无人机行动只是

常规军事侦查，但敌人或许认为无人机在其领空飞过是一种侵犯行为。这样一来，没有伤害性的活动可能被视为是对一国主权或领土的威胁，并可能就此引发小规模冲突。目前许多美国分析人士在分析亚洲战略格局时都提到了公海和港口内水面部队的困境。水面上空的军事武器会暴露在视野之内，容易遭受敌人炮火的打击，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在水下部署潜艇。而无人机带来的问题恰恰与潜艇相反，它们更容易遭受炮火的攻击。有些国家派出无人机飞入其他国家领空事实上是明显的挑衅行为。受害国要么是提出毫无意义的外交抗议，要么是采取强硬行动解除威胁。如果派出无人机的一国具有更强的军事实力，那么两国的较量前景将不容乐观。对中国来说，向钓鱼岛上空派出无人机，其意义就像海上执法船在水域巡逻。这些行动合理合法并且没有恶意，但其所带来的问题却一直存在。如果什么也不做，敌人就会抢先一步在这里建立军事存在；如果采取行动，就为对手提供了反击的借口。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如何解决有无人机问题带来的这种困境？双方的理解是迈向有效对策的第一步。

美报比较“中美丝绸之路”，中国更胜一筹

据《华盛顿邮报》新闻网站 10 月 14 日报道，中国在过去一个多月里在宣传两条连接中西、保障能源供应的“丝绸之路”构想：一条在陆上，一条在海上。中国近期宣扬的两条新“丝绸之路”构想与美国的“丝绸之路”反差巨大——一个已有大笔资金，一个还难以起步，这显示出中国在亚洲与日俱增的实力正在挑战美国的影响力。专家说，这种情况在中亚尤其明显，“中国正在采取相当大胆的行动，中国在经贸领域发现了一些美国迄今为主未能利用的巨大商机”。在呼吁建立一条新的丝绸之路时，中国强调的是保障能源供给的重要性，以促进贸易运输关系，并加强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区域政策协调性。除了有关能源的地缘战略考量，中国还看到，将商品从西部运输到中亚将带来的经济效益。中亚国家对美国电信、石油和路建公司而言，同样蕴藏着商机，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表示，中国目前“在该地区一马当先”。中国的目光也同时瞄准了东边。在中国国家主席出访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时，进一步推动了同两国的贸易和军事关系，中国还提议建立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同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约翰森说，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淡化了近年来令周边国家焦虑不安的论调，反而努力用大量资金和经贸协议来换取影响力。美国的战略曾为亚洲带来过切实的利益，但中国的合作请求也受到了欢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在亚洲这个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中国和域内各国对促进它的和平、繁荣与稳定肩负着重要责任”。

美媒称中美两国日益“趋同”

据《外交杂志》新闻网站 10 月报道，现代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状况改变了大国间意识形态冲突的动态趋势。今天，竞争更多的是与争夺地位有关，而不是与意识形态有关。首先，不同于冷战时期，当今国际关系的竞争主要是地缘经济方面而不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其次，中美竞争的特点是这两个大国高度的相互依存，美国需要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各州竞相吸引中国投资；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为其巨大的外汇储备寻找归宿，它需要美国的技术来构建知识型社会。第三，中美两国在一些主要地区存在着交织的利益与盟国。大国之间的分歧经常促成互补与合作，而趋同却常常导致冲突。2009 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时，他希望使中国融入全球机制，鼓励中国把自己的利益与维护战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融为一体。随着两国各自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改变，两国越来越开始趋同——有些时候几乎是传统角色的对换。在中国考虑如何扩大国际影响力和承担更多义务时，美国则在调和其国际欲望、国民厌战情绪和国家债务风险。哪怕中美两国是以不同的方式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其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与结果也正在趋同。

克里重申与亚太交往的重要性

据《美国之音》新闻网站 10 月 27 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克里 10 月 24 日在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发表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讲，重申与亚太交往的重要性。克里国务卿说：“亚太地区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不论是对美国的经济、还是安全。在当今这个很多事情互相交织的复杂世界，美国与亚太紧密相关。”他还警告说，美国的联邦政府部分关闭，这不利于美国在全球事务的领导地位；美国政府部分关闭，不但使 4 位任职于政府部门的诺贝尔奖得主被迫休假，也对美国的外交事务产生影响。但另一方面，政府部分关闭并没有波及国务卿或其他官员对中国的访问行程，或与中国官员的会谈计划。克里国务卿预计在年底前再度出访亚太地区。他表示，希望届时能够顺利访问菲律宾，弥补之前取消的行程。奥巴马原本计划的 10 月 12 日访菲由于政府部分关闭而取消；克里原本计划代替总统出访却又由于台风而取消。

兰德公司就中国对外经济援助情况出台报告

兰德公司近期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的对外援助和政府资助投资活动》的研究报告，提供了中国对外援助项目的数据。2001 年至 2011 年期间，中国承诺了 6,710 亿美元的对外援助资金，援

助对象包括 93 个新兴市场国家。2010 年，中国全年承诺的援助资金为 1,690 亿美元，2011 年为 1,890 亿美元，相当于其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3% 左右。援助资金主要用于自然资源开发，其次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对外援助项目已遍及所有新兴市场地区。获得援助金额最高的地区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其次是中东和东南亚。在拉美，最大的援助项目是在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在非洲，最大的援助项目在尼日利亚和加纳；在亚洲，最大的援助项目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所有受援地区和国家，中国将援助重点放在自然资源开发上，主要是能源相关资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其次是含铁金属和有色金属。中国对朝鲜的大规模食品和燃料援助独立于这些项目。援助国和受援国都会从中国的援助中获得好处。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会得到刺激，基础设施得到改善，或许还可以获得援助项目带来的新技术。中国则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性大宗商品供应作为回报，这些大宗商品会推动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或至少帮助避免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但援助国和受援国也会面临风险和隐性成本。由于中国在受援国大力开展矿业和相关业务，受援国的环境会遭到破坏。正如来自肯尼亚、索马里和其他受援国的媒体报道所显示的，成千上万从事援助项目的中国工人会造成关系紧张和冲突，此外，还可能导致受援国内部腐败加剧。尽管一些借款国脆弱的财政状况可能使其迟迟无法还款，或贷款最终成为坏账，但中国可能与借款国达成协议，以避免违约。有理由认为，中国最近扩大的海外援助项目将继续下去。

美 10 月份剧减 12 万就业机会，失业率创五年来历史新高

综合美国媒体 10 月 24 日报道，美国劳工部 21 日公布的自政府恢复全面运作以来首份就业报告的相关数据显示，失业率上升到近五年来的最高点。9 月份全美 16 岁以上决定不工作的美国人攀升到创纪录的 9060.9 万。加上失业人数，这相当于超过 1 亿的美国人没有工作(不包括 16 岁以下青少年)。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疲软，劳动力参与率自上一次经济衰退以来连续下降，如今已达 35 年来的最低点。白宫对此表示，10 月初政府局部停摆，导致第四季经济成长率至少削减 0.25 个百分点，这意味 10 月将减少 12 万个就业机会。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佛曼(Jason Furman)警告情况可能更糟。佛曼提出首份官方分析政府停摆和债务违约危机的详细报告，并形容这次危机是“自找的经济创伤”。不过，美国著名银行富国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Mark Victor)认为，9 月的就业增长数据“令人失望”，失业率下降是“带有误导因素的有利迹象”，多半是职工退出就业市场的结果。

美基金会称美国众多唐人街濒临消失

综合美国媒体 10 月 9 日报道，亚裔美国人法律保护和教育基金会（又译：亚美援助处，Asian American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发布报告称，如今高档住宅和连锁店不断出现，新的华人移民已经住不起位于城市中心的唐人街。亚美援助处发布的报告说：“对很多亚裔美国人来说，唐人街是我们的传统和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美国东海岸的唐人街正濒临消失。”新的调查发现，在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的唐人街里，出生在国外的居民已经成为少数。虽然白人居民比例在美国各大城市总体比例下降，但在上述唐人街地区的白人居民人数却在上升。在美国历史上，很多移民团体从“扎堆”逐渐走向分散。比如很多美国城市里的“希腊城”和“小意大利”现在已经很难和周围地区区分开来。但亚美援助处则认为，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的唐人街有着历史和文化保存意义，并在居住、饮食和就业方面对新老移民有着独特的作用。该报告建议，城市规划者应该将唐人街的低廉住房、小商业和绿地作为规划重点。

重点关注

美“亚洲重心”战略陷入停滞令美军失去战略方向

编者按：目前一些深层结构性因素似乎阻碍了美国将重心转向亚洲，包括美专注于短期问题而不是长期自身战略、国家安全政策政治化、政府内部政治僵局、国内选民对美国强大国防的支持减弱、中东持续混乱及中国采取更加巧妙的战术。奥巴马政府不能或不愿推进“亚洲重心”战略，这使美国军方失去了战略方向。

随着美国逐渐退出伊拉克和阿富汗，与“基地”组织的冲突也不再是大规模的长期军事行动，总统奥巴马宣布了美国战略的重大调整，称美国“必然要进行再平衡，把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批评说，奥巴马的这种说法没有多少实质性行动支持，大家都知道的“重点转向亚洲”战略陷入了停滞。这部分是因为华盛顿持续存在的政治障碍了一切政治行动，但是它也反映出一些更深层更棘手的战略因素，它们可能成为未来美国安全革命的路标。

对美国来说，亚洲不仅重要，而且可能危险。其经济产值占全球的 56%，亚洲与美国的贸易

占美国总体贸易的份额也相似。世界上最大的五个国家的军队都在亚洲，其中4国军队拥有核武器。世界上最强陆军部队前六名都属于亚太国家。

然而，对于美国来说，亚洲也有地区安全结构和安排，虽不完善，但运行良好，至少在防止重大战事方面是这样的，政治学者可能会说它有着运转正常的地区秩序。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则相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东地区，政府对市场和经济的广泛干预增加了政治风险，地区长期内乱不断，极端主义暴力活动猖獗，这是因为往往虚弱和软弱的政府无法控制它们的全部领土。非洲和中东曾在民族独裁者的统治下貌似稳定，但是现在，面临民众发出政府要负责和实现经济增长的要求，这种表面假象已经瓦解。适应性强、有复原力被民众普遍接受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加剧了这种情况。因此，尽管对美国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地区可能不如亚洲重要，可能也没那么危险，但是它们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美国历史上往往倾向于把焦点放在最紧迫的问题上，而不是最重要的长期问题上。当前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政治化以及国内选民对强大国防支持的日益减弱加剧了这种现象。

另外一个因素也阻碍了奥巴马政府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中国已经开始照章行事，降低了调门，并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咄咄逼人。奥巴马上周突然取消访问亚洲的计划让亚洲人进一步感觉到美国越来越让人不解，其重心转向亚洲的战略“渐行渐远”。据新加坡战略分析家巴里·斯德克说，许多亚洲国家都认为美国兵力不会向亚洲大规模转移，

奥巴马政府不能或不愿推进其“重心转向亚洲”的战略使得美军失去战略方向。加上“自动减支方案”以及中国决定把挑衅的重点放在网络战和其他攻击方法上，这已多少挫败了那些主张“联合海空作战”概念的人。

尽管支持这种作战概念的那些人始终声称它是对付可能被用于阻止美国进入一个地区军事手段和技术的通用方法，但是，几乎没有防务专家认为它是专门针对中国的一种作战概念。无论如何，美国在对“联合海空作战”概念的支持减弱的同时，没过并没有转而采取另一项替代战略。防务界一些人士认为，美国未来最有可能面临的威胁不会是高科技的常规威胁，而是长期的不对称的冲突，这些人一直无法抓住机会赢得支持或证明自己有理。美国人继续把伊拉克和阿富汗视为典型的不对称冲突，他们宁愿相信他们将来能够脱身。结果美国军方现在搞不清楚未来将要实施的大战略。

尽管如此，奥巴马政府表示他仍致力于推进转向亚太的战略再平衡。白宫新闻秘书称奥巴马这次取消亚洲之行是个“挫折”，但他坚称“总统致力于把美国的政策重心转向亚洲”。与此同时，非洲恐怖主义猖獗和最近突击队的突袭导致一些分析家说美国正在把“重心转向非洲而不是亚

洲”。

或许“重心向亚洲转移”暂停了？有些分析家将此直接归咎为奥巴马。譬如，分析家尼古拉斯·格沃斯杰夫认为奥巴马9月24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讲话明显表明其把中东视为重点，对亚洲的关注不够。格沃斯杰夫建议要投入时间和精力保持与亚太地区的认真接触。

如果陷入停滞的“重心转向亚洲”战略真的是奥巴马决定的反映，那么，它可能会被重新注入活力，即使不是这任政府，那么也可能是下一任政府。不过，如果是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阻碍了重心转向亚洲—尤其是美国专注于短期问题而不是长期战略、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政治化、政府内部的政治僵局、国内选民对美国强大国防的支持减弱、中东持续混乱以及中国采取更加巧妙的战术，那它可能只是说说而已。美国会存在一个长期的战略真空，因此无论谁当总统，无论把焦点放在何种危机上，都会造成短期的政治损害。

购买俄罗斯苏 35 战机有助于中国在南海的巡逻

编者按：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10月10日发表了中国军事问题独立研究员彼得·伍德的一篇文章。美国专家分析中国为加强在南海的巡逻和对有争议领土的主权声索而计划购买俄罗斯苏 35 战机。

在国营的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一位高级管理人员表示，俄罗斯将签署一项合约，将在2014年向中国出售先进的苏 35 喷气式飞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表明俄罗斯对这一买卖感兴趣。眼下，中国对新一代战机的兴趣值得研究，因为它揭示了中国自主研发的军事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及中国应对南海领土争端的策略。如果买卖成功了，这一收购对这些纷争的影响可能立竿见影。除了加强中国在一场假设冲突中的力量，苏 35 的最大行程及燃料容量将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扩展对有争议地区的巡逻范围。

近年来，中国空军已经因其自主研发的隐形飞机和轰炸机计划而备受瞩目，但购买苏 35 表明，俄罗斯的技术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技术，中国航空业仍然在很多方面依赖俄罗斯。媒体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中国国内的研制计划上面，包括隐形战斗轰炸机和直升机。中国航空能力的发展现在是一个共同的主题，每月似乎都会有关于中国航空业的新说法。虽然有能力和执行这些项目的计划工作代表着重大进展，但是“在引擎盖下面”，这些飞机通常配备俄罗斯发动机。购买苏 35 反映出中国发现自己处于微妙的地位（既是一个大买主，又是俄罗斯风格武器的生产商），

虽然自力更生一直对中国很重要，但它已经被迅速获取先进武器系统的战略需求所取代。

简单地说，苏 35 是目前最好的非隐形战斗机。虽然隐形已经占据西方飞机设计的主导地位，在中国的需求方面，其他因素则要优先考虑。更令人惊讶的是，空对空作战的优势并不是苏 35 的主要卖点，苏 35 的优势在于它的速度和充足的燃料箱。像苏 27 一样，苏 35 是用来巡逻庞大区域的，能够应对很远地区的威胁。

中国南海就面临这样的问题。目前，中国海军航空兵的路基战斗机可以在南海的南部区域进行有限的巡逻，但是它们的燃料容量严重制约了它们的巡逻时间。在危机时期，在远离大陆的地区进行主权声索，需要苏 35 拥有的那种最大行程和速度。苏 35 很有可能旨在帮助加强中国的领土要求，并在危机升级的情况下提供额外的保护。

除了威慑之外，购买最大行程更远的喷气式飞机不只是为了增加留空时间。海南等地区比那些躲在中国防空系统之后的地区更容易受到巡逻导弹或舰载武器的攻击。凭借其扩展的最大行程，苏 35 毫不费力就可以从沿海区域防线的后面飞到南海的大片地区。

虽然苏 35 的技术将让中国航空业受益匪浅，其更大的贡献在于它在南海的行动力和威慑力。中国目前在南海和有争议地区部署了部队，这可能已经对像菲律宾这样的对手构成了重大损害。如果没有具备作战能力的空军和海军，菲律宾实际上无法挑战中国的领土声索。下一步，如果苏 35 与中国现有的较短程战斗机及先进的地对空导弹、远程导弹和巡航导弹结合起来，就可以构成强大的多层面能力来保护中国的主权声索，令其他国家在中国选择与其为邻时不那么想插手干预。

(文章来源：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

美国政府关门事件将对美国的亚太政策产生影响

编者按： 美国政府的关门事件使外界开始质疑其是否有能力执行在亚太地区的既定政策。即使美国国会能够尽快达成和解让政府运行回到常态，从长远看，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关系也会经受考验。

困扰华盛顿的政治僵局不会带来好的结果。美国政府关门以及他国对于美国国家债务水平的担忧已经严重伤害了美国与亚洲的关系。即使美国国会能够尽快达成和解让政府运行回到常态，从长远看，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关系也会经受考验。另外，这更可能会让中国以及邻国幻想一个缺

少美国存在的亚洲。扭转这样的想法并弥补美国的不作为而造成的损害需要华盛顿做出更多长远的持续承诺。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缺席早些时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 APEC 峰会只会让该地区的国家更加担忧美国已经开始远离早先制定的“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军事和政治上将重点更多转移到亚洲地区”的战略。

尽管两年前当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时制定了从中东地区重返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是讲得通的，但是该战略在最近几个月遭到越来越多的非议。叙利亚内战凸显出中东地区依然是美国外交政策当务之急的事实。同时，美国对阿萨德政权的不作为以及奥巴马被迫取消规划已久的 APEC 之行彰显出美国有时候也会疲弱无力。

除了缺席在巴厘召开的 APEC 峰会，奥巴马总统同样缺席了目前正在进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最新一轮谈判。代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40%，“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目前最负野心的贸易交易谈判，也被看成重新定义美国介入亚洲的经济之臂。作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十二个成员国中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在推动该协定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该谈判的截止日期可能是今年年末，然而，美国缺席最新一轮的谈判导致该谈判无法在十二月份完成的可能性增加。对美国来讲更令人担忧的是一旦该协定出现动摇，华盛顿将失去到目前来讲加入亚洲最大贸易区的唯一机会。

另一方面，亚洲还有其他一些贸易协定谈判，包括美国并未加入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国被排除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外，却是“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主要的成员国。一旦“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推迟或失败，美国将会在中美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

现在，即使在像日本这样美国的忠实盟国里，也有许多人开始把华盛顿的政治僵局看成美国丧失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开始。越来越多人认为中国，而不是美国，将在决定该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形势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简而言之，虽然该地区面临各种风险，美国却被看成是越来越不可靠的盟国。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随着美国越来越接近债务上限以及政策制定者无法就下一步行动达成一致意见，华盛顿方面很难鼓舞海外对美国的信心。弥补政府停摆两周造成的损失即使不用几年，也要几个月的时间。

（文章来源：综合美国合众国际社与《国家利益》网站报道整理 王子磊编译）

卜睿哲：台湾加入 TPP 的前景与步骤

编者按：布鲁金斯研究所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Richard C. Bush)10月7日在其发表的文章中分析了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的前景与步骤。

TPP 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原名“亚太自由贸易区”，是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等四国发起，从 2002 年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

TPP 将突破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 模式，达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另外，美国认识到亚太区域对其国内经济的增长、就业能力的提升和大国地位的巩固具有基础性作用。美国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打开新的市场空间，确保美国企业能够自由和公平地进入这些最具活力的出口市场。因此，美国调动一切行政、经济和外交资源全面主导 TPP 谈判，打破亚太原有的区域经济整合节奏。

台湾必须循序渐进

对于台湾加入 TPP 的前景，卜睿哲认为，第一步是在目前 TPP 的 12 个成员国中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如果这 12 个国家的谈判无法对新的规定取得共识，台湾将难以加入。第二，台湾社会必须就加入 TPP 是“台湾保持长期经济竞争力的命脉”达成广泛的政治共识。虽然领导人马英九及其经济官员对于这个逻辑很了解，但仍有部分团体不接受。第三，台湾可以、也应该恢复与主要贸易伙伴的信用。美国现任与前任的经贸官员都认为，台湾常无法落实在谈判中的承诺，这并非台湾经贸官员缺乏诚意，而是因为会受到台湾政治局势的影响。第四个步骤，台湾应该有为 TPP 发展谈判设定的策略，尽管台湾目前用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或是其他的论坛来促销自由化并积极实现承诺，但仍可以准备 TPP 的谈判。TPP 的谈判也许将是台湾至今最复杂的贸易谈判。第五个步骤则是，随着中国在 TPP 的影响力增大，台湾能否加入 TPP 很大一个因素是大陆的经济改革能否成功。以 1979 年为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同样惠及了台湾的公司和台湾的劳动力。而目前大陆的经济模式发生了变化，也面临着改革的节点。改革能否成功，都将影响台湾能否顺利加入 TPP。

台湾加入 TPP 与 WTO 的形式不同

从法理上来看，台湾是 APEC 成员，有权利以自身名义加入 TPP。但台湾在国际空间的参与度上会受到限制。在 TPP 方面，因为台湾是以“中华台北”名义申请加入，而台湾在加入 WTO

时则是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的形式加入。“WTO 模式”就是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名义，加入国际性经济组织。至目前为止，“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一名仍仅用于 WTO，未曾使用此名称加入其他任何经济性组织。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童振源曾表示，根据他与大陆学者、官员私下讨论的内容判断，台湾加入 TPP 一事，大陆方面认为可借用 WTO 模式，由大陆先加入或两岸同时加入。卜睿哲透露，中国大陆政府已经与台湾相关学者进行了谈话，可能会允许台湾采取 WTO 的模式加入 TPP。卜睿哲认为，台湾还必须做到，让大陆相信加入 TPP 不是走向“台独”的一部分。实际上，美国原则上是接受台湾加入 TPP 的，前提是台湾必须满足加入 TPP 所需要的条件。

卜睿哲说，首先，如果 TPP 成员国针对台湾加入达成一定的共识，那么对台湾来说，就可以采取更多灵活的方法。其次，台湾要循序渐进的按上述步骤完成，还要清楚什么能做，什么必须去做。比如，在台湾形成共识、完善自己的谈判策略，而做完这些就变得比较容易。

童振源表示，根据他与大陆学者、官员私下的讨论，中国并未从“围堵”的角度看待 TPP，反而把 TPP 视为一种协助调整内部经济结构的推动力量，认为与其等未来规范都已成型再加入，不如现在就加入，可以参与规范的制定。根据商务部官员透露出的讯息，台湾必须在大陆之后或同时加入 TPP。加入之前，两岸必须先进行协商，或可采取两岸加入 WTO 的模式。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在第二任当选演说时就承诺过，“十年内我们要加入 TPP……未来的四年，两岸的关系会更和谐会更有互信，冲突的机会会更小……”可见，TPP 对于马英九来说就是其任内重要目标之一。马政府应该更慎重的研究加入 TPP 的愿景，也可以借鉴卜睿哲的提醒，与大陆官方努力沟通，争取在任内做出一项被民众认可的事例。

（文章来源：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新闻部分编译：刘振宇、梁辰、王子磊等）

焦点分析

美日 2+2 会晤整固美日防卫合作

核心提示： 美日两国近期举行了双边会晤，重点讨论了修订美日防卫指针与增强美国在日本军事部署等问题，美日的一系列举措引发了东北亚国家的不安。

美国国务卿克里十月初对东亚进行了 6 天访问，他在东京参加了美日安全对话。美日两国于 10 月 3 日在东京召开了由两国外长和防长出席的安保磋商会议，重点讨论了修订美日防卫指针的问题，这是两国时隔 17 年再度修改《防卫合作指针》。针对钓鱼岛局势，美国防长哈格尔称强烈反对任何削弱日本在钓鱼岛行政管治的单方面行动。美国和日本在领土争端导致日中关系紧张化以及朝鲜不断进行导弹威胁之际同意加强区域军事侦察，出席美日安全会谈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还欢迎日本在国防上发挥更大作用。据日本时事通信社评论称，若日本自卫队获准实行集体自卫权，其职能将出现飞跃性改变，甚至有可能改变美日同盟关系。

增加部署雷达 加强早期预警

根据此次会谈商定，美国国防部将首次让“全球鹰”远程无人侦查机在日本轮换停留，并在日本部署美国新的 P-8 海上巡逻飞机。美日外交和国防部门的首脑还同意在日本部署第二个防御雷达。按计划，美国明年将在日本西海岸的经岬分屯空军基地部署 X 波段雷达。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谈及在日本加强早期预警系统时指出：“增建的雷达将使我们更有能力保护美国本土和日本不受朝鲜弹道导弹的袭击，这会加强 21 世纪一个重要联盟的能力。”

修改防卫指针 让日本发挥更大作用

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出席东京战略防御对话的美日外交和国防官员讨论了有关在 2014 年以前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时间表。《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美日针对远东地区美国整体实力的衰弱以及苏联军事力量增强的状况，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协商并在 1978

年制定的、就防止侵略、日本遭到武力攻击以及远东地区发生对日本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态时作出具体的规定的条款。鉴于中国军事实力增强以及朝鲜导弹及核试开发计划，美日双方于 2012 年 8 月就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达成一致，并开始着手进行相关研讨工作。双方几十年前签订的这些安全协议规定了美日军方对日本的防御责任。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哲夫小谷说，修改美日防卫指针的会议标志着新的美日同盟的开始。他说：“到目前为止，美国提供进攻能力，日本只提供防御能力，这被称为‘矛与盾’的分工。但是从现在开始，日本将同时拥有进攻和防御能力，这意味着日本和美国会成为更平等的伙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寻求修改日本和平主义宪法部分条款的做法让邻国感到担心，但是美国欢迎日本在国防上发挥更大作用；美国的目的是让两国军方成为密切的伙伴，从而建立一个更平衡和更有效的同盟。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会谈将促进两国军事和外交合作现代化。克里说：“今天我们同意审议双边防卫指针，今后几个月里，我们要共同努力制定一个未来多年的联盟指导框架。”美日同意由一个委员会在 2014 年以前提出对 1997 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意见。美国和日本还重申将按计划把 9 千名美国驻军迁出冲绳军事基地，其中多一半的军人今后 10 年将迁往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关岛。日本则同意支付最多达 30 亿美元的搬迁费用。

重申钓鱼岛在美日安保范围内

在中国不断派巡逻船前往日本控制下的钓鱼岛的情况下，美日安全协商委员会发表的联合声明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准则。哈格尔重申，钓鱼岛在美日条约所规定的义务之内。哈格尔说：“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寻求削弱日本行政控制的单边强制行动。”美日联合声明还列出了两国在防范网络攻击、情报交流和太空合作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双方还同意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让日本在保护主权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面对中国对有争议领土的主权要求日益强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考虑改变日本的和平主义宪法，但是一个战斗力更强的日本军队会让在二战中遭到日本入侵的邻国感到不安。用哲夫小谷的话说，部分目的正是让中国这样的煽动者感到不安。他说：“我们理解一些美国人对日本的做法感到担心，但是这是外交，是一种威慑。”实际上，美国在东亚的另一个重要盟友韩国也会对日本的做法感到不安。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跟克里国务卿一道出席东京会谈，之前哈格尔在首尔与韩国官员举行了会谈，讨论如何在平壤核威胁和导弹威胁下调整美国对韩防御政策的问题。哈格尔重申，“美国作此承诺不仅是因为我们的共同防御条约，还因为我们坚决认为，朝鲜的政策和挑衅对地区稳定和全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据报道，在本次 2+2 会议上，美日双方还围绕导弹防御、

警戒监视以及侦察活动等议题，重新探讨了美军与日本自卫队在职能方面的划分，并探讨增强岛屿协防能力、联合应对自然灾害等计划。

（刘军供稿）

美国军事技术优势走到尽头？

核心提示：在未来十年里，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尖端技术的不断扩散会对美国军事技术的一枝独秀构成重大挑战。各国军事技术竞争的基本格局将因一些方面的发展变化而改变，包括无人操控的机器人系统、引发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快速成型制造技术，以及可能在关键区域改变攻防态势的定向能武器。未来十年将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最混沌的时期，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走向尽头？

技术优势是一种选择

自二战结束以来，技术优势一直是美国军事战略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二战中也包含技术竞争，但却是在冷战时和苏联的竞争才让美国真正逐步建立起技术优势。当时，苏联的常规武器数量远远多于美国，而美国却另辟蹊径，在质量和技术上超过苏联。美国的军事投入不在多而在精。经过多年积累，美苏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美国研制出了远程巡航导弹、隐形技术和精确制导武器，这些奠定了美国军事技术优势的基础，也加速了苏联的衰落。

由于军事技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美国的防务专家和相关决策者开始认为美国会长期保持技术优势。因此，这种冷战时期的战略让有些人开始飘飘然。不过，从三个方面来看，这种优势并不牢固。第一，当前的国际格局使实力相近的竞争者获取尖端技术的成本低于冷战时期；第二，和商业部门相比，军事工业基地在技术创新方面大为逊色，除非美国能将商业创新应用于其他方面，否则美国会失去技术优势；第三，国防开支在未来几年里将继续缩减，涉及研发和军事现代化，这主要由于《2011 年预算控制法案》的通过，以及国防部不愿解决不可持续的成本增长问题。由于技术优势在美国国防战略中举足轻重，减少国防开支极不明智。

有一些新技术可以打破目前各国的竞争格局，美国以此能加强其技术优势。不过，光凭技术无法改变竞争格局。技术只有和某个有针对性的问题及战争概念相结合，并且在有利的价值体系和组织文化中才能发挥作用，比如，主动拒止系统具备非致命群体控制武器的性能，但人权组织

却担心这种武器会成为“痛苦的射线”。结果，这种武器刚刚在阿富汗部署不久尚未投入实战就被召回。

从技术和非技术因素的结合来看，我们确实很难判断哪些技术能改变竞争格局。有些技术能迅速改变战事，比如快速成型制造技术、定向能武器和自动化武器。

快速成型制造技术能够对国防工业基地产生深刻影响，制造流程的重要性将大大提高——能迅速从原型转化为产品，能通过已定位的单元进行原位直接打印，通过中程设计调整能力。对于非政府部门而言，目前 3D 打印技术已应用于商业领域，小型机构可以此来制造尖端产品。

自动和半自动化系统已经使情报、监测、侦察和反恐活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更新了辅助技术，包括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可能会有助于制造更小、成本更低的自动化系统。这些系统能够大批量应用于战场，破坏敌方的防御体系或执行其他行动。

同样，定向能武器，比如高能激光可以增强弹仓的深度、目标作战速率和速度。这些武器还能够摧毁敌方在特定区域的电子战系统，大大增强己方军队和军事设施的防御能力，尤其是当面对精确制导导弹或大量自动化系统时。

对战争的影响

这些技术可以在几个方面影响军事竞争的根本性质，甚至包括战争本身，改变战场格局的技术可以影响攻防关系。比如，定向能武器可以通过让防御系统向敌方目标多次精确“打击”，削弱敌方可能的数量优势，以对付精确制导导弹。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破坏大量导弹攻击的战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地区军事实力对比，比如在亚太地区。

观察这些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技术，我们不难发现，在未来军事冲突中，群体重新成为一个显著的特征。自从精确打击时代的到来，平台和载荷量的数量逐步让位于质量特征，如射程、精确度和隐形技术。不过，如果美国面对一个同样拥有远程精确制导能力和隐形技术的对手，上述观点就不一定管用。在这种情况下，群体的新概念（如自动化系统的批量应用）可能会成为左右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在危机爆发前或发生时，新技术可能会改变决策的过程。新技术经常能迅速改变战局，也能对地缘政治环境产生影响。包括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在内的新技术正在改变美国和其对手的威慑与冲突升级方式。

此外，一些新技术，比如网络能力和自动化系统，带来了人的角色定位问题，涉及为什么、何时及如何运用这些技术。虽然给决策者考虑这些问题的时间不多，但人应该是运用这些技术的

最终执行者。虽然并非所有涉及国家安全业务的企业对此表示认同，但国家的决策者们必须保证只有总统一人有权在危机时批准初次使用这些技术——尤其是当出现误判和冲突升级而可能造成巨大风险之时。

（文章来源：《国家利益》网站 梁辰编译）

本刊编者注：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主编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